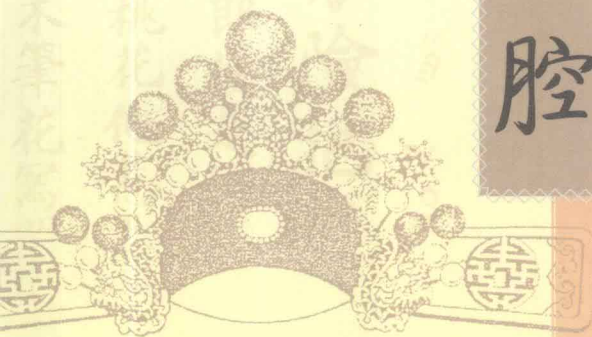


昆山传统文化研究·昆曲卷

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编
杨瑞庆◎著

正声昆山腔

查祇候將我搭很燒刀冷
家乃杜衡內府中看守花園的花郎
開窗在此待我細數一遍這是碧桃花
錦瑟花結得緣為藥花心事諧木犀花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昆山传统文化研究·昆曲卷

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编 杨瑞庆◎著

正声昆山腔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山传统文化研究. 昆曲卷: 正声昆山腔/杨瑞庆著;
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9065 - 1

I. 昆... II. ①杨... ②昆... III. ①传统文化—昆山市
②昆山腔—研究 IV. G127.533 J617.5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156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傅惟本

技术编辑 伍贻晴

昆山传统文化研究·昆曲卷

——正声昆山腔

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编

杨瑞庆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3.375 插页 8 字数 673,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9065 - 1/K · 1633

定价 80.00 元

(全四册)

(代 序)

花季心恋音乐 花甲情缘昆曲

杨瑞庆

光阴似箭，霎时已经穿越了六十年。从我懂事起，就有了一些艺术兴趣，因此就有了一点艺术抱负。当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开始，就迷恋上音乐，先吹笛子，再拉二胡，伴我度过了快乐的校园生活，又伴我度过了艰苦的插队生活。1975年，被借调到昆山文化馆工作，从此，如鱼得水，做起了我的音乐美梦——作曲、撰文，至今发表数百件作品、出版数十本专著。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人，十年前竟获得了苏州市该专业系列中第一个正高级职称的荣誉。

当我进入花甲之年退休时，领导上为发挥我的一点“余热”，把我推荐到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昆曲研究室工作。如果说以前的昆曲研究是兴趣所至，那么现在的昆曲研究是事业使然。这个归宿虽然有些阴差阳错，纯属偶然，但也有些必然，因为我是昆山人，弘扬昆曲应该责无旁贷；我是音乐人，研究昆曲可以触类旁通。曾经的几十年的艺术经历是铺垫、是积累，相比之下，在某些方面我还是有些优势的。

我出生在古镇千灯，小时候只知道千灯是爱国思想家顾炎武的家乡，从未听说过是昆山腔创始人顾坚的故乡（顾坚其人直至1960年以后才发现）。小镇上几乎没有能演唱昆曲的人，曾有几回遇上苏昆剧团下乡演出，也只看见苏剧而未听见昆曲。第一次和昆曲邂逅，还是观摩昆剧电影

《十五贯》，那时迷恋的只是故事情节，其唱腔也不觉得好听。要说和昆曲近距离地接触，应该是当时来千灯文化站当站长的程振旅先生，常看到他拿出工尺谱，吹起曲笛，还能哼上几句。那时的印象只是有点少见多怪。

六十年代中期，我到昆山中学读书，由于对音乐的酷爱，周末晚上常会走出校园，到当时在南街的昆山县文化馆和在人民路的玉山镇文化站里观摩他们的文艺排练，除了听到锡、沪、越剧等地方戏外，还是听不到昆曲的演唱。当时昆山只有锡剧团而没有昆剧团，于是，心中渐生纳闷，昆山为什么不爱家乡戏？连发源地都不唱昆曲了。这个困惑缠绕我整个高中阶段，最后还是只闻昆曲其名，未听昆曲其声，而遗憾地离开了昆山下乡插队。

“文革”期间，昆曲更是难见踪影，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农村宣传队移植的剧种也都是锡剧、沪剧。听人说，昆曲太高雅，与百姓生活格格不入，难演现代戏，当然被遗弃了。昆曲简直让这一代人全然不知。当时也未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认为是优胜劣汰，顺其自然的结果，是因为昆曲与时代的不合拍而遭到了淘汰的命运。

到了文化馆工作不久，正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春天，一切都在拨乱反正，走上正规。自然，抢救昆曲已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我当了二十年的政协委员，每年都能听到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有“抢救昆曲”的实事工程，如要重视昆曲老艺人的传授，要重视年轻人学习昆曲的培训等。我作为曾是文化馆的业务干部，常会介入到这些传承昆曲的事务中。说实话，由于这些年来对昆曲接触不多，认识不够，对昆曲还未达到痴迷的程度，所以，大多工作是被动地参与，马虎地应对，基本都是虎头蛇尾，不欢而散的结果。即使我当上了一任昆曲曲社社长的职务，也只是徒有虚名，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精力。现在回想起来，很不称职，应该检讨。

要说和昆曲真正产生感情，是从我接受采录《中国民族器乐曲集成·昆山卷》开始的。因为昆曲的堂名音乐是昆山的重要曲种，使我有机会能

比较深入地接触。昆山堂名是清末民初的昆曲存在形式。当时，堂名世家出生的高慰伯先生已从江苏省戏曲学校退休回昆，曾在北京、天津昆曲界任教的堂名老艺人夏湘如还健在，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录音，发现他们满腹“经纶”，造诣精深，但他们都年事已高，都有怀才不遇的抱怨，抢救昆曲遗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通过几轮采录、记谱，一些优美的昆曲曲牌常在脑海萦绕，在感动昆曲魅力的同时，也常唱念这些经典旋律。不久，夏湘如先生与世长辞，幸运的是由于抢救及时，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遗产。从此，作为昆山的音乐人，对昆曲保护多了一份紧迫感和责任心。

之后的几年，通过政协提案的形式，经常向政府建议，为传承昆曲出谋划策。如加强“小昆班”的延伸和协调发展，加强对昆曲传承的经费投入等。至于本人对昆曲唱腔的接受，还处在一个一知半解的初级状态，更不要说去帮助做普及工作了。很多次都是在要运用昆曲素材写一个音乐节目时才去拜读一段唱腔，大多是《牡丹亭》的唱段，很惭愧，至今还只会“原来是……”和“鸟情丝……”的几段，还有待以后再慢慢欣赏、品味。

让我熟悉昆山的昆曲资源是我担任《昆山市民族民间文化精粹·昆曲卷》的执行主编期间。我五十多岁时，迎来了全社会都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好时机，昆曲又进入了世界级的保护名录，昆山理应为保护昆曲作出贡献。当昆山市政府决定要编辑出版系列丛书的计划时，第一个选题当然是引人瞩目的昆曲。当时，我市对昆曲颇有研究的老专家有的已离世、有的已退休，于是，分管领导王清副局长将这个有点难度的执行主编的重任交给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了。在这一年中，我紧抓研读，广收资料，在全体同仁的支持下，组稿、采写、梳理、分类，终于完成了三册一套的《昆曲卷》，向世人展示昆山对昆曲的贡献。从此，我对昆曲的源头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也因此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本。特别是我拜读了我市王业、陈兆弘、陈益、王雪鉴等学者的论文后收获很大，原来昆山的昆曲还有如此广阔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在

昆山最后一位昆曲“拍先”高慰伯老师还健在的时候，我们为他出版了介绍专书，也为昆山曲坛留下了珍贵遗产。如今，他也离世了，但在他生前分享到了为他树碑立传的喜悦。

要说我研究昆曲的起步，是从昆山政协创办的“传统文化论坛”上迈开的。我连续几届撰文参与，阐述了对昆曲研究的一得之见。如《昆曲保护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对策》《解读昆曲》《从“百戏之祖”到“百强之首”》《探寻牡丹亭》《昆山的创新基因遗传了一千五百年》等，先后在论坛上作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当然，这些文章算不上是高见，只是初步涉足昆曲研究的一点粗浅体会，但可能给人留下了一个能写写昆曲文章的印象。后来，由于我的昆曲文章不断被采用，在这方面的写作兴趣也渐渐浓起来，常有感而发，撰文投稿，也常有发表机会。一时间，了解我的朋友都认为我改行了，其实不然，音乐创作仍是我的主业，昆曲研究只是我的意外收获。

真正把研究精力投入到昆曲研究中是我的正式退休后。2008年我“革命到头”，正考虑我的余生如何度过时，我被推荐成为新成立的“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中的昆曲研究人员。当时有些犹豫不决，主要担心水平有限，恐怕难以胜任。再一想么，退休后有的是时间，只要耐得住寂寞，熬得住清苦，坚持数年，一定会出成果。再说，人都将老死，生前再有研究昆曲的机会，真是别开洞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一口答应，并认真地进入状态，盼望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表现。

进入昆曲研究室后，得悉研究中心要出版一套研究丛书，我根据自身的条件，申报了一个一题一议“昆山与昆曲”方面的写书选题。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昆曲博大精深，由于少小对昆曲无动于衷，当一本正经地要进入到昆曲研究的领域，甚感吃力。好在前人已有好多研究成果可以参考，同人已有好多建议可以启发，只要认真读书，积极思考，还是能有所收获的。但目前只能点滴发现，难有系统论述，所以写成一题一议，独立成篇

的文章比较现实,可以产生“短平快”的效应。通过一边读书积累、一边选题写作的实践,描绘出“昆山腔”以后的昆曲发展轨迹,从而宣扬昆山对昆曲的巨大贡献。

第二,昆山的昆曲底蕴主要涉及昆山腔以后的一些流变形态和传承影响。如昆山腔、昆曲、昆剧的演变过程;顾坚、顾阿瑛、魏良辅、梁辰鱼、张大复等昆曲精英的历史贡献;玉山雅集、昆山堂名等昆曲盛事的回顾总结,直至当代昆山的昆曲采录、昆曲传承工作的保护足迹。有的是披露真相、有的是纠正偏见、有的是提出建议、有的是发表看法,谈不上研究得深刻、分析得正确,有的观点甚至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如昆曲源头上的一些人和事至今还有争议,我想趁这次出版的机会抛砖引玉,盼望能听到意见,得到行家的批评指正。

毫无疑问,昆曲姓“昆”,作为昆山的研究人员应理直气壮地为昆山的“戏祖”地位而歌功颂德,当然,一切应建立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很多史料还需挖掘,很多关系还需梳理,这就是我们研究人员的长期任务。现在的研究才开了个头,真要把昆山的昆曲史料搞清搞透还任重道远。虽然没有“活到老,学到老”的雄心,但既然担当了一项任务,就准备要汇报一个成果。争取再通过几年努力,能留下一点可以参考的“东西”,才对得起这段受聘于“研究中心”的经历。

2009年10月于昆山昆曲研究室

代

序

5

目 录

代 序:花季心恋音乐 花甲情缘昆曲	(1)
-------------------------	-----

· 曲史钩沉 ·

昆山腔之前的六百年	(3)
扑朔迷离的昆山腔	(7)
群贤拥曲 众星捧月	(11)
后起之秀的昆山腔	(17)
昆腔、昆曲、昆剧之内涵	(22)
昆曲源头如是说	(26)
解析曲坛同名现象	(30)

· 曲家写真 ·

昆山雅韵的开拓者——陶岷	(37)
顾坚率先为昆山扬名	(40)
解读魏良辅的“条目”	(45)
曲圣魏良辅的人格魅力	(50)
昆曲全才梁辰鱼	(57)
魏良辅眼中的顾坚和顾阿瑛	(62)
张大复笔下的曲家和戏迷	(67)

· 曲品论新 ·

比较研究顾坚、魏良辅、梁辰鱼的人品和艺品	(77)
----------------------------	------

为昆剧的非地方戏特征喝彩	(84)
因“祸”得福的昆曲	(89)
解读昆曲	(95)
昆曲孕育了京剧	(100)
昆曲为陈圆圆锦上添花	(103)

· 曲事探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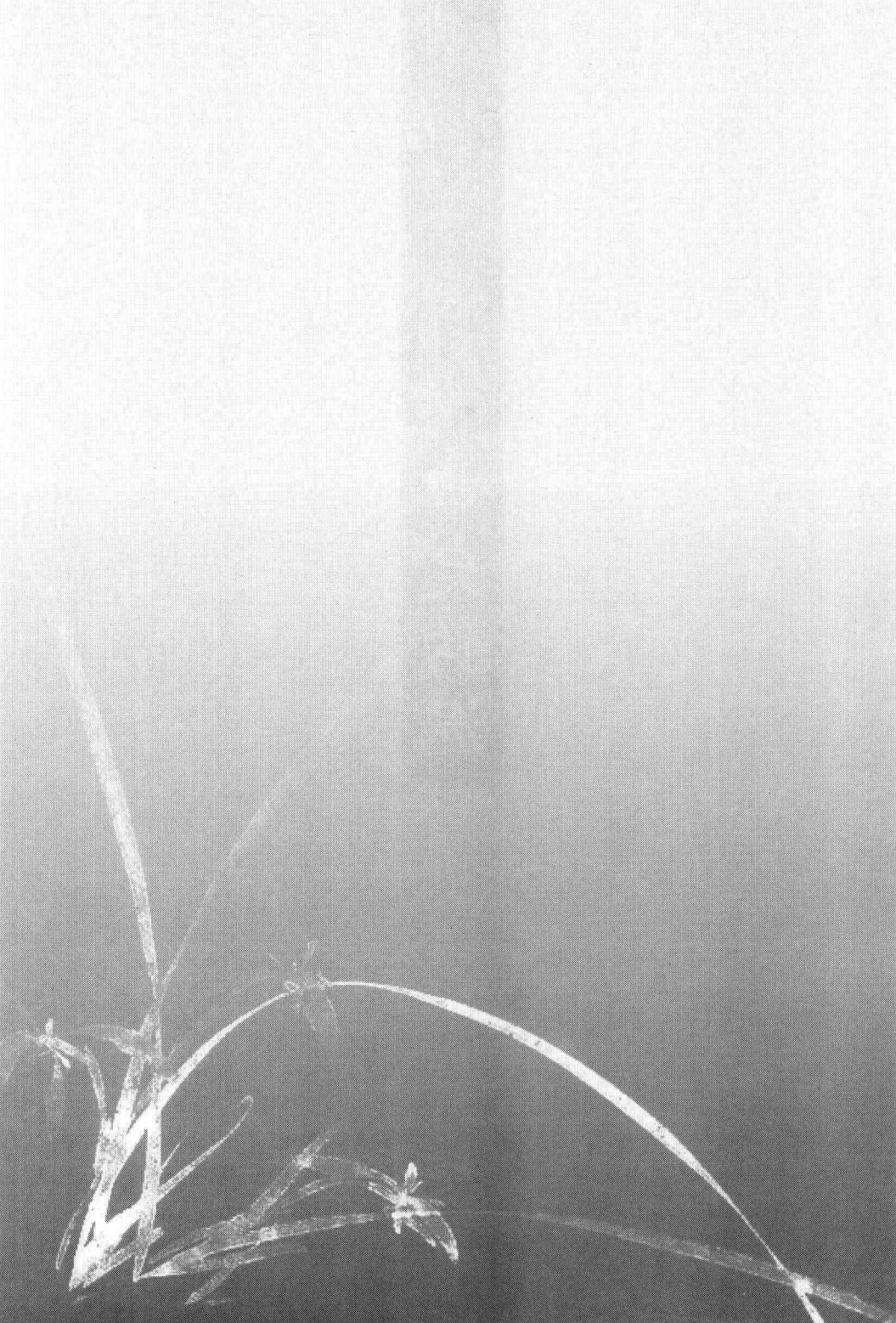
前赴后继的昆曲寻祖	(109)
玉山雅集之雅	(113)
独领风骚的昆山“堂名”	(117)
叩拜昆山“拍先”	(121)
探寻牡丹亭	(128)
思辨“顾曲”	(133)
《浣纱记》和西施、西湖	(137)

· 曲韵传承 ·

从“百戏之祖”到“百强之首”	(143)
昆山的创新基因遗传了一千五百年	(147)
昆曲保护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对策	(153)
独具魅力的昆剧工尺谱	(160)
畅想昆曲文化园	(166)
关于承办未来“中国昆剧艺术节”的构想	(171)
昆山和中州的千年同行	(178)

后 记	(184)
-----------	-------

曲史钩沉



昆山腔之前的六百年

昆曲的历史在曲圣魏良辅著述的《南词引正》中一锤定音。其根据是其中几句勾勒昆曲“前朝后代”的经典话语：“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常说的昆曲六百年，就是大致从这里表明的“国初”算起。那时，昆山千灯的顾坚和正仪的顾阿瑛等曲家在玉山草堂研磨昆山腔，终于在纷纭不类的数腔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瞩目的“正声”，然后，才有以后魏良辅的昆曲演唱、梁辰鱼的昆剧演出。

那时的昆山腔并非是突然之间的一鸣惊人，而是在昆山腔诞生之前大约又经历了一个六百年的积淀而孕育起来的，所以，魏良辅说出了“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的昆山腔沿革脉络。但是，魏良辅撰写《南词引正》时已是唐黄时代过去了八百多年，可能有人会置疑——唐玄宗时的黄幡绰和昆山相距十万八千里，难道真与昆山腔有缘？我想，魏良辅是德高望重的曲家，又是治学严谨的大师，在对待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学术问题上是不可能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的。如果这是在编写民间故事，对他丝毫产生不了有利影响，何为此呢？相反，可以看出魏良辅的高风亮节——当他改良新昆山腔的大业功成名就时，没有宣扬自己是首创，而是谦虚地说出了顾坚、顾阿瑛的功劳，甚至更远的唐玄宗时黄幡绰这些人曾经对昆山腔的贡献。

魏良辅在世时，黄幡绰已离去数百年，但厚葬黄幡绰的绰墩山早已存在，并得到历朝历代戏迷的叩拜，这个奇特的景象不得不令魏良辅深思——一个唐玄宗时代的名伶为何会远葬到既不带亲又不带戚的正仪呢？再听听附近傀儡湖、行头浜的地名，好像这里都与戏曲有关联，难道他们真与昆山腔有姻缘？通过魏良辅的追根寻源，终于得出了昆山腔“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的结论。何以见得？先应了解一番这句话中的“唐玄宗”和“黄幡绰”究竟是何许人也？

唐玄宗的真名叫李隆基(685—762),又称唐明皇。他当政期间,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号称“开元盛世”。酷爱音乐和嗜好戏曲是唐玄宗生活中的两大兴趣。音乐方面,巧奏羯鼓、精弹琵琶是他的特长,还会作词度曲,流芳百世的《霓裳羽衣曲》是他的代表作;戏曲方面,更是痴迷,成就卓著,曾首创以培养戏曲人才为主的“梨园”,他亲任校长,教授艺术,最兴旺时有弟子三百,成为中国最早的戏曲传人。从这一点上看,唐玄宗为中国的戏曲事业奠基,功德无量,所以被公认为是中国的戏祖。如苏州、长沙的老郎庙中供奉的戏祖神灵就是唐玄宗。但唐玄宗的晚期,贪图享乐,淫乱无度,宠信奸臣,导致了安史之乱。昆曲名剧《长生殿》就反映了这段发人深省的历史,既感动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真爱,又感慨生活与政治不可调和的无奈。唐玄宗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君皇,常被后人提及。

黄幡绰是唐玄宗时的乐工,后来又成为梨园弟子。由于黄幡绰才华出众,深得唐玄宗的宠爱。相传,如果唐玄宗一天不见黄幡绰,龙颜就会为之不悦。可见黄幡绰的艺术水平是出类拔萃的。他擅长拍板,富有灵敏的听觉,能听出乐声中的喜怒哀乐。当黄幡绰有要事向皇上禀报时,只要唐玄宗在演奏羯鼓,他总先要“锣鼓听音”,鼓声不悦时,他不会上前自讨没趣,只有等鼓声欢愉时,他才“见缝插针”地上前诉说,一定心想事成。黄幡绰还是一个擅演“参军戏”的优伶。“参军戏”是中国戏曲的早期形式,有点像滑稽相声的“对子戏”,极富幽默感。由于黄幡绰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一直逗得唐玄宗前仰后翻,心花怒放。安史之乱时,黄幡绰陷入叛军,唐玄宗得悉,焦急万分,为了能留下曾朝夕相处的一代良才,为他说情开释,终于使黄幡绰有了流落江南正仪的机会。

魏良辅笔下的“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既点明了那时所盛行“大唐元音”的时代——宫廷音乐繁华,戏曲幼苗萌发。唐玄宗大张旗鼓地打造,黄幡绰耳濡目染地吸收,因此就有了以后在昆山土地上潜移默化的高雅戏风,有了传播“正声”的深厚底蕴;又点明了唐玄宗和黄幡绰的密切关系,一个是一国之君,一个是一朝之杰,通过艺术的纽带,让他们情牵意合。一日不见就思恋,一命险恶就相救。唐玄宗爱才,使黄幡绰感激涕零。当黄幡绰远在天边教唱习曲时,其传授的一板一眼、一音一调、一招

一式，应该是唐玄宗倡导的“正声”遗韵。当昆山腔之前的六百年中有黄幡绰的一席之地时，自然也离不开唐玄宗曾经的教诲。

这样看来与昆曲有关的历史漫漫长长，昆山腔以前的孕育过程加上昆山腔以后的发展过程要有一千二百多年。这么悠远的岁月在为昆曲的完善而承上启下前赴后继，昆曲理所当然要成为精品了。当然，明初之前的六百年只是在为昆山腔的形成作铺垫和积聚。魏良辅的文中只用了“传”字来评介黄幡绰对昆山腔的贡献是恰到好处的。因为黄幡绰时代离昆山腔的形成还远着呢，他只是传来了一些与形成昆山腔有关的“正声”基因，如宫廷音乐的腔词形态，宫廷戏剧的说表形态等，使后人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基因”的影响，而优化组合成了风靡一时的昆山腔。确实，后期昆山腔中的曲牌定调，官话吐音，程式表演等，都可以在唐玄宗时代的“元音”中找到影子。

至于黄幡绰为何会选中正仪这块风水宝地来隐居传教？因为他与安史之辈势不两立，应该选一个不在长安眼皮底下的地方，可以自由轻松，而正仪远在天边，又有山水相伴，风光秀美，可以安度晚年；因为他具有唱曲演戏的一技之长，应该选一个能歌善舞的地方，可以发挥才能，而正仪近在繁华的苏州城边，那里民风淳朴，乡音缭绕，可以获得知音。于是，他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投身于苏昆之间正仪的怀抱。

他到正仪后的教曲授演的细节，不知什么原因史书上很少介绍。唯在正仪的地方志《信义志稿》上这样记载：“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语。”前者和黄幡绰擅演“参军戏”的特长一脉相承，说明了他的幽默风格在正仪地区得到了发扬；后者，可说是黄幡绰对戏曲咬字技巧的一大创用，所谓“三反语”就是“反切”技法——一个汉字由声母和韵母性质的两个汉字拼读而成，如“昆”字可由“克”和“温”拼读，这对于后来追求昆山腔运腔的字正腔圆大有裨益。其他如音调灌输，风格引导方面的传播一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有三个事件足以说明与“黄幡绰所传”密切相关：

一是黄幡绰仙逝后，葬于当地厚土绰墩山。绰墩山原是当地先民创造的良渚文化发祥地，是一个人工筑起的土堆，用于祭祀和埋葬氏族首领的地方。自从下葬黄幡绰后改称绰墩山。由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而被评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没有当地祖坟的外来老人，能下葬到当地引以为荣的风水宝地上，可以看出百姓对他的尊重程度。因为他来到这里以后，演唱高雅了，腔调动听了，语言幽默了，戏风浓郁了，只有厚葬恩师，才能表达当地人的缅怀之情。

二是正仪诞生了一位黄幡绰的传人——顾阿瑛。虽然他俩相距数百年，但是由于这块土地上渗透了黄幡绰传来的“正声”养分，才一代一代滋养了有为后生。元末明初的顾阿瑛成为当地出色的“正声”传人，他善唱能演，精词通曲，为使昆山腔精益求精，他不遗余力地搭建“平台”，风光诱人，家班引人，终于诞生了号称全国三大雅集之一的玉山雅集。从此，这里高朋满座，大师云集，为研磨昆山腔而乐此不疲。

三是由于正仪玉山雅集的出现，吸引了千灯曲家顾坚的慕名求教。当时，顾坚已精通各种南戏，而且“善发南曲之奥”，他正在为昆山腔能在诸腔中脱颖而出绞尽脑汁。当听说玉山雅集中胜流和唱，于是追师讨教，成为那里的常客。果然，那里昆腔悠扬，家班盛唱，特别是得到了正仪周围民风散发出的雅韵熏陶，使顾坚的昆山腔更趋完美，“出乎三腔之上”。所以，魏良辅的评介非常全面，如果没有“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就没有后来的顾阿瑛营造玉山雅集的盛事，更没有顾坚来到这里打造昆山腔的佳话。可以说黄幡绰是昆剧史上的起跑者之一。

正仪因黄幡绰的出现而令人心驰神往，正仪因黄幡绰的功德而在昆曲史上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历经沧桑一千多年，如今厚葬黄幡绰的绰墩山早已削平，旁边叩拜顾阿瑛的金粟庵也已拆除，但“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的历史功绩还被人铭记。如今，昆曲已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为昆山的昆曲大家顾坚、魏良辅、梁辰鱼歌功颂德时，不要忘了“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的功绩，虽然是形成昆山腔的前事，但这是在为后来的昆曲注入了“正声”基因，铺垫了“正声”底蕴，应该“饮水思源”，让魏良辅数百年前对黄幡绰的评介成为后人尊敬的理由。

扑朔迷离的昆山腔

昆山腔是南戏中“出乎三腔之上”的优秀声腔，由于当时没有留下资料，今人也无法了解元末明初时的动听音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他三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早已销声匿迹，唯独昆山腔历经磨难，通过改良后，成为了独领风骚的“百戏之祖”。数百年来，昆曲虽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底蕴深厚，艺术精美，至今还是挺立戏坛，被人尊为国粹。

当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举国欣慰，昆曲终于盼到了让世人瞩目的一天。最得益的除了昆曲界，就是昆曲的故乡——昆山，可以让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曾孕育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圣地。由于昆曲姓“昆”，兴趣者会纷至沓来，要来这里听听昆曲历史，看看昆曲经典。昆山人就要找出引以为傲的创立证据，才能让人信服、让人敬佩。但非常遗憾，昆山对于昆曲的记载支离破碎，特别是创立昆山腔阶段的史料，更是少得可怜，引发了许多疑问和议论。

记载历史通常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史志记载。由于史志只在国运顺畅时才编写，元末明初战乱不断，岂有心思编史续志！因此错过了当时盛唱昆山腔的时机。待等明清编写县志时，已时过境迁二三百年来，至于几代人之前的昆山腔盛况早已淡忘。而且史志一般记载达官贵族和文坛名流，作为唱戏的“戏子”社会地位低下，一般难以入典。所以，昆山腔的几位大师如顾坚、魏良辅等，在史书上都没有留下踪影；第二种是自传记载。作为历史上创腔改腔的当事人不会不留下片言只语的，有的还写下了长篇大论，那要看社会上有否慧眼能帮助刻印出版，或后人收藏传代。如顾坚曾著有十卷《陶真野集》和八卷《风月散人乐府》，可惜旁人无动于衷，家人未当宝贝，使这些“原始记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第三种是他人记载。当发生影响深远的大事时，同代的一些文人墨客常会写进自己的文著中，或给予赞扬，或给予批评。奇怪的是和昆山腔同行的一些著作中，也没有写进昆山腔的盛况。这可能是昆山腔还处在草创阶段，只被看作是茶余